



史記十三冊 宋刻明印本

第十一

卷一百十七 傳第五十七

三十葉 全十八葉 第一葉 第二

卷一百十八 傳第五十八

存十九葉 九 十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
之為人更名相如以此其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
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
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
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
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
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
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

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曰
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言言
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
程鄭亦數百人一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
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謂司
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
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
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辭謝為
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
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

從車騎雍容間雅是都韋昭曰問讀白開甚得都邑之容也及

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

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

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

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

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

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

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相如身

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與保

言其無耻也今銅山犢細此其類矣

庸雜作

方言曰保庸謂之南方奴婢賤稱也

滌器於市中

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漑者

卓王

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

郭璞曰諸公之行也

更謂

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

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

郭璞曰厭游官也

雖貧其人

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

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

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

蜀人揚得意為狗監待上

郭璞曰主獵犬也

上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

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

言也為楚稱

郭璞曰稱說楚之美

烏有先生者

徐廣曰烏一作楚

烏有此

事也為齊難

郭璞曰詰難楚事也

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

之義

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

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

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

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

詫烏有先生

郭璞曰詫語也音託夏反

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

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

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

江離麋蕪諸蕪得且徐廣曰得音匹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靡音義曰

行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

生葳蕤芎藭徐廣曰葳音針馬蓋也斯或曰草生水中葳可食薛

沙青蘋徐廣曰薛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薛其卑溼則

藏葭菼葭東蓄周胡徐廣曰烏桓國有蓄似蓬草實如葵

蓮藕菰蘆徐廣曰菰音中奄間軒芋漢書音義曰

其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涌泉涓涓

推移外發芙蓉凌華內隱鉅石白沙

龜蛟鼉瑇瑁鼈龍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

榲桲豫章郭璞曰榲桲也似梓桲葉似桑桂檟木蘭薜荔離朱

楊徐廣曰楊音扶天反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檀栲栲栗橘柚芬

芳徐廣曰楊音三野駟案其上則有赤援蠃蝓徐廣曰鳩鷓

孔鸞鳥鵠逐射干郭璞曰鸞鳥屬也孔九雀鸞鳥屬也其下

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豸郭璞曰蝮蛇大獸長百步羆似狸

兕象野犀窮奇獫狁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

此獸楚王乃駕馴駘之馬漢書音義曰馴駘之馬如馬白身

乘離王之輿靡魚須之橈旂郭璞曰以魚須為旂建干將之雄戟漢書音

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

將韓王翊師遊於胡
中有能于將所造也
左鳥障之周
右夏服之勁箭
徐廣曰

夏夏服也
矢室名曰服
陽子駿乘織阿為御
漢書音義曰陽子

月御也
案節未舒
即陵狡獸
麟邛邛就足距虛

郭璞曰邛邛似馬而青
距虛邛邛變文
失野馬而轉駒駘
徐廣曰

言之者天子傳曰邛邛距虛
日走五百里也
車野馬而轉駒駘
徐廣曰

乘清風而射游騏
漢書音義曰

至星流霆擊
手弓不虛發
中必決皆
韋昭曰在目所見

胷達腋絕乎心擊
獲若雨獸
揜苴蔽地
於是楚王

乃弭節裴回
郭璞曰或云節今

烈士之暴怒與
獸之恐懼
徼徼受訕
徐廣曰徼音

曰欲疲極也
訕盡也
言獸
殫睹眾物之變態
於是鄭女曷

姬
郭璞曰曼姬謂節

被阿錫
漢書音義曰阿

織羅巫務
郭璞曰言細如

縠積寒
縐紆徐委曲
摎摎

谿谷
漢書音義曰縠積簡縠也

扶輿倚靡
郭璞曰淮南所謂曾

下摩蘭蕙
上拂羽蓋
錯翡翠之威蕤
徐廣曰錯

乃相與僚於蕙圃
郭璞曰僚

翠射鴝
漢書音義曰

微曾出織繳施
徐廣曰

連加鳥鷺郭璞曰野鷺也駕音加雙鶴郭璞曰詩云忘而

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揚

柱柵徐廣曰音曳駟案畫昭曰柵截也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鈞紫貝

郭璞曰紫貝文也拊金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從撞也籟籟也榜人歌郭璞曰唱擗歌也榜船也

音聲流鳴徐廣曰鳥邁反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

石相擊于琅琅磕磕若雷轟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

外將息獠者擊手靈鼓郭璞曰靈鼓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

隊纒平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

之臺徐廣曰宋王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

樂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

下蓋射割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十六反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

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

郭璞曰言有意况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

乃欲勦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

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

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自同奢言淫

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

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幸耳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

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公義二者無一可而况

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固不為楚矣且齊東階巨海

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射乎之罘

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浮勃澥漢書音義曰游于孟諸之數澤名

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沃田平青丘傍

俛乎海外郭璞曰青丘山名上有田出九年狐在海外矣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

中曾不帶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

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

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

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

無是公听然笑郭璞曰听所安貌也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

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

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濫也

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

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

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

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

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

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郭璞曰西極也見爾雅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此示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終始霜露出入涇渭鄠鄠潦瀟

郭璞曰皆水 紆餘委蛇經營 之內蕩蕩兮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 郭璞曰八川久在上 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

丘之闕行乎洲游之浦 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游亦洲之蜀人云見方言 徑

乎桂林之中 郭璞曰桂林林夕也見南海經也 過乎泱莽之野 漢書音義曰山海經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 郭璞曰阿大陵 越隘陝之口觸穹

石激堆埼 郭璞曰穹隆伏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 沸乎暴怒洶 許勇音傍

轉騰激洌激淖沆沓隆雲繞蜿澶膠反踰波趨

范 徐廣曰馬狹反 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犇揚滯沛臨坻注壑

沈潛賈陸湛湛 徐廣曰沈音沈 隱隱碎磅曾噐潏潏漚漚

連鼎沸 郭璞曰恰音款立反漑音緝 馬波跳流 徐廣曰一曰急漑水

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安

徐佃翬乎瀉瀉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平

亦螭魚鱗 徐廣曰鱗音漸 離離 郭璞曰離音離 魚魚魚魚

案郭璞曰鱗鱗鱗而黑漢書音義曰鱗似鯉而大也 禺禺魚魚 徐廣曰

捷鱗擢尾振鱗奮鬣

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玳瑁

靡 郭璞曰靡音靡 蜀石黃磬 郭璞曰磬音磬 水玉石砢 郭璞曰砢音砢 砢

爛爛采色皓盱叢積乎其中鴻鵠鷓鴣駉駉

郭璞曰鷓鴣霜鷓鴣似鴨 駉音環 煩鴛鷓鷓

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 駉音環

作番驀鷓音容駟寒漢書音義曰 鳩音斯鳩音火交反 鳩音斯鳩音火交反 鳩音斯鳩音火交反

日鳩魚鳩也脚近尾鷓鷓也 群浮乎其上一汎汎之濫

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啞啞菁葆郭璞曰菁草呂氏

之菁也 咀嚼凌藕於是乎宗山巖巖從佳巍峩我深林

鉅木嶄巖巖參峯九變截薛南山我我漢書音義曰九變

巖巖音一凡 巖巖音一凡 巖巖音一凡 巖巖音一凡

振豁通谷寒產溝瀆漢書音義曰 豁呀豁問郭璞曰

自陵別島威魂莫魂丘墟崩郭璞曰 沈淙音沈淙

夷陸王郭璞曰 不被築郭璞曰 不被築郭璞曰

以金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以流夷音夷

日流夷 專結縷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駟案漢書音 攢戾莎徐廣曰

可涼 揭車衡蘭稟本射干徐廣曰揭音祭駟案郭璞曰

月生皆 菰薑蕤荷葳橙若蓀郭璞曰葳未詳橙 鮮枝黃磔

香草 荳蔻青蘋徐廣曰荳音什駟案漢書 布濩閔澤延曼

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 郁郁

斐斐衆香發越盼蠻布寫驪曖苾勃於是乎周覽

泛觀矚盼軋沕徐廣曰矚音丑人反盼一作 芒芒恍忽視之無

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 生長踊水躍波獸則

模菴徐廣曰菴音容獸類 菴音理一音茅駟案

漢曰鹿鹿生獲似鹿鹿脚銳
赤首園題

窮奇象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其北則威

夏合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折裂也揭塞衣獸則騏驎角

騏驎驢駝於其乎離宮別館彌山路谷高廊四注

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華棖壁璫輦道纏屬步擗

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陞道中宿言長遠者夷炭築堂壘臺

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安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禮曰為壇三成在巖穴底為室港通臺上者俛太沙

而無見仰攀椽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陌

軒徐廣曰楯音食尹反青蚪蚴蟻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

倫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南榮屋脊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

中庭槃石振崖徐廣曰振音層欽巖倚傾峩我磔磔徐廣曰我一作池磔音

編文鱗徐廣曰鱗音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徐廣曰雜音垂

綏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駟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

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此而芬香冬夏華實相

黃甘橙棗徐廣曰棗音枇杷燃柿徐廣曰燃音櫻桃蒲陶

棹榛厚村徐廣曰棹音櫻棗楊梅徐廣曰櫻音

隱夫鬱棗格徐廣曰鬱音

枝徐廣曰枝音

郭璞曰蒲陶似燕

漢書音義曰

沈牛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

郭璞曰蒲陶似燕

郭璞曰鬱棗格

郭璞曰枝音

弘治三年

專五

監生孫魯錄

椽實似櫻桃格標似李楸音遠標音省隱夫未聞 羅手後以園馳丘陵 郭璞曰馳猶

下平原揚翠平葉机紫莖郭璞曰机也 設紅華秀朱榮煌

煌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櫟楮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

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 華汜檉櫨徐廣曰汜作風 檉櫨木

留落胥餘仁頻井間徐廣曰頻作廣 檉櫨木

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檉櫨櫨別名也 長千仞大連抱夸

條直暢實葉茂茂攢立葉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笏骹委

字 阮衡間 砢徐廣曰砢音反 垂條扶於落英幡

纒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幡 紛容蕭瑟旖旎從風瀏莅焘吸

徐廣曰 蓋象金石之聲音管籥之音柴池虎徐廣曰柴音差 旋

後宮雜遝累輯徐廣曰雜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

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媛素雌雖攸徐廣曰

季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雌似彌猴仰鼻而長尾攸似猴 蛭蠲蠲

猴而大飛鷗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類飛也 蛭蠲蠲

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 蜺胡毅蛇

飛蛭四翼郭璞曰蠲蠲似猴而黃蠲未聞 蜺胡毅蛇

穀音呼谷反婉音詭駟案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玄經

天矯枝格偃蹇抄顛於是乎隄絕梁騰殊榛捷垂條

蹕稀間郭璞曰蹕縣 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

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

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

王蚪徐廣曰以玉為飾駟案郭璞曰 山所出輿言有 拖蜺旌靡

雲旗前皮軒後道游

則載 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

孫叔奉轡衛公驂乘

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大僕公孫加貝也衛公者衛青也太僕御大將軍驂乘也

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安鹵簿矣 鼓嚴簿縱橫

者

漢書音義曰故嚴嚴鼓也簿鹵簿也 江河為陸泰山為槽

郭璞曰槽望樓也因山谷 車騎雷轟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

散列追淫淫商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

郭璞曰

執夷虎屬也音毗

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

郭璞曰野羊如羊千斤手足謂拍踰殺之 蒙駘

蘇綉白虎

徐廣曰綉音袴駘案郭璞曰綉謂絆絡之 被函文跨野馬

陵三巖之危

漢書音義曰三巖三成之山 下磧歷之坻

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

郭璞曰飛廉龍在 弄解豸

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世於朝廷主繩不直者可晉而弄也

怡瑕蛤鋌猛氏

漢書音義曰暇蛤猛氏皆獸名

宵驤裏射封豕

郭璞曰驤為神馬日行萬里封豕大猪 箭不苟害解脰

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衷回

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

潭促節儵復遠去

郭璞曰 軼流離輕禽蹙履校獸轉

白鹿捷狡兔

徐廣曰轉音 軼赤電遺光耀

去速也 怪物出宇宙寧敏

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安鹵簿矣 弱滿白羽射游裊標蜚虞

郭璞曰裊裊羊也似人長臂反踵髮食人蜚虞鹿頭龍身神獸標稍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

分藝殪仆

徐廣曰射準的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

駭颺乘虛無與神俱駢

徐廣曰 昆雞道孔鸞

促駿驤拂翳鳥捎鳳皇山海經云九疑捷駕鸞

掩焦明似鳳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

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率乎直指閭乎反鄉慶石

闕歷封巒過雉雉音支漢書音曰皆望露寒徐廣曰雉音支漢書音曰皆下棠

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龍首宣曲

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在上林苑登龍寺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觀士大夫之

勤略鈞獵者之必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說也觀徒車之所鞿

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百人又反人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

倦徐廣曰音劇驚憚音劇惛伏不被劍刃而死者佗佗籍籍

填坑滿谷拚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昊

天之臺張樂乎鞞鞞之宇徐廣曰鞞音葛撞千石之鐘立萬

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質鼓中加羽葆其所謂樹鼓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

操牛尾投足以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一作勳川谷為

之蕩波巴俞宋蔡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僚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南干遮漢書音義曰干遮歌曲名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族舉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

鼓迭起鏗鏘鑿洞心駭耳郭璞曰鑿鑿音刑吳鄭衛之聲韶

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鄔郢續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

曰聽激楚之遺風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所以娛耳目

而樂心意者麗靡爛熳非曼美色於後若夫

弘治三年 監生孫魯

青琴宓妃之徒

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

商俗妖治媧都靚莊

刻飾便嬛倬約

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

柔橈嫫嫫

徐廣曰音媧

媧媧媧媧

徐廣曰媧音乃

拙獨繭之褊施

郭璞曰衣服姿姿貌

徐廣曰音媧

眇閻易以成削

徐廣曰閻易衣

長貌言如刻畫作之

媧媧微循

郭璞曰衣服姿姿貌

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

都皓齒粲爛宜笑的樂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

授覓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

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秦奢侈朕

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

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

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能獵

而而有司曰地可獵辟悉之為農郊以贍萌隸

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正實陂池而勿禁虛

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

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朝

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棄法

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騫乎仁義之

途臨見觀春秋之林

郭璞曰春秋所觀成敗明善惡

射狸首兼騶虞

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

玄鶴建千戚載

雲中揜羣雅

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

悲伐檀樂樂

禮園翔翔于書園述易

怪獸吞萌堂坐清

廟恣君羣臣奏得失四海

罪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

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二古三功羨於五帝若

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日恭露馳騁勞神苦

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公府庫之財而無

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

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必以此觀之齊楚之

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

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

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也似其尤也也是

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

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

即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天山谷水泉萬物及

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

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相如為即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棘中徐廣

也音扶逼反也之別種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

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

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

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亦虫夷自擅不討之

日久矣時侵犯边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輯安中国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
怖駭交臂受事訕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
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天子
入朝南夷之君西棘人之長常効貢職不敢怠惰
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
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賔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
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
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利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
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烽如覆火夔縣著桔臯頭皆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

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

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

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

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

忠勤居位甚安佚名聲五人無窮功烈著而不

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地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諷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寘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

縣道

駱案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表曰道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忽也相如

還報唐家已略通夜即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文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賈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考先驅蜀人以為

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

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

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

斤西至沫若水南至犍柯為徼通零關道徐廣曰越舊有零關

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相如使時蜀長者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

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

蜀父老為辭而已誥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

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

紜湛恩汪濊羣生樹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

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賅

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

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

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

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

夷百姓力屈恐不能空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

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
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
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持以事無
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
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
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
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

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陟陘而不安夏后氏戚之
堙鴻水決江跡河漉沈贍菑徐廣曰漉一作灑東歸之於海

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
親其勞躬胝無皮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腫也故一作滕音漆膚理也肢音臄

休列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
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

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
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濔衍溢懷生之物有

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
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
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
羈號泣內嚮而怨曰甚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
恩普物靡非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
枯旱之望雨盍夫為之垂涕徐廣曰盍音及况乎上聖又惡
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
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乃關味若

漢書言義以味若水為關

傲祥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跡
然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

息誅於彼遐邇一體守外提福

徐廣曰提一作福

不亦康

乎夫拯民於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

繼周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

惡可以二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

於佚樂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

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

登三漢書言義以味若水為關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

登三漢書言義以味若水為關

猶然明之類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
是謂之失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
並謂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
請以身先之故罔靡徒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
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
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
其進仕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間居
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揚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
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罕之清塵

蔡邕曰古者諸侯或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夫八十一乘

輿不及還轉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

吳越春秋曰羿

傳射於

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

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馳猶時有

銜檟之變

徐廣曰檟音巨月反

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

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

真辭曰

登陂陲之長阪兮空入曾宮之崇峯我漢書音義曰陲長也苑中有曲工之象泉中有長洲也臨曲

江之澧州兮漢書音義曰陲長也苑中有曲工之象泉中有長洲也望南山之參差巖

巖深山之漚漚兮徐廣曰漚音力工反通谷豁兮豁澗汨減喻

習以永逝兮注平阜之廣衍觀衆樹之塌菱兮

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

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

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

脩兮魂無歸而不食負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

愈侏精固闐而飛揚兮捨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

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

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

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

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

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

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

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火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垂旬始

以為慘兮拙彗星而為翳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

綴著旃以掉指橋以偃蹇兮又倚旒以招搖漢書音義曰

靡攬攬搶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漢書音義曰

之紅杏眇以眩渚兮炎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

眩渚閭冥駕應龍象輿之躡略透麗兮駢赤螭青蚪

之蚺蟻蜿蜓低仰天矯据以驕駑兮訕折隆窮躩

以連卷沛艾起螭兮以佻儻兮放蕪岬岸驤以屏

顏漢書音義曰起螭申踟躕轉轄容以委麗兮網繆偃

蹇怵鼻以梁倚徐廣曰蛭蟻前作卻也踟音丑栗反躑音勅略

漢書音義曰怵象糾斐叫臬躅以艘路兮徐廣曰艘

躍騰而狂雉漢書音義曰莖飛楊也走莖飛楊也走莖飛楊也至電過兮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

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積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囿而選之兮部乘眾神

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道兮反太一而從陵

陽漢書音義曰陽漢書音義曰陽漢書音義曰左玄冥而右含靈兮漢書音義曰含靈靈也

前陸離而後滴漙漢書音義 廝征伯僑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仙

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馴素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

其萬乘兮綵雲蓋而樹華旗使句甚其將行兮吾

欲往平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

湛湛其差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蕤其相

紛挐兮滂漚決軋灑以林籬鑱羅列聚叢以龍昔

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雷轟室之砰磷

律兮洞出鬼谷之崑蟲石鬼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泉鬼之所聚也楚辭曰贅鬼谷於

廣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

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抗舟也絕度

也浮渚流沙中渚也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總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也使

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貽馴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

大川時若菱菱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西望崑崙之軋沕恍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排

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閭風而搖

集兮亢鳥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

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皤然白首徐廣曰皤音下大反載

勝而處穴兮鄭璞曰勝玉勝也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必長

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

治三年 監生孫魯寫

兮絕道不周

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

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嚼瓊華

徐廣曰絃音祈小食也

潏而高緹兮紛鴻涌而上厲

徐廣曰貫列缺之倒景

兮涉豐隆之滂沛

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閃也到景日在下

騁游道而循降

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

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

漢書音義曰玄闕天北極之山寒門天

北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

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無上假兮超無友而

獨存

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

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

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其可往從悉取其書若

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

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又取

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

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三戶封禪事奏所忠忠奏

其書曰天子異之其書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

秦

徐廣曰撰一作選

率邇者踵武

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世近之遺迹

述聽者

風聲

徐廣曰述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

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

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存徐廣曰若順也駟穿韋昭曰曠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

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

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

王改制爰周邠隆徐廣曰邠善學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徙邠故周書曰維王季宅邠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邠或者邠

字宜為邠平或為胙北地有邠縣胙大也古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邠至也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

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矣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

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後聲教乃絕駟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

易豐也憲度其明且則也垂統王履

以業隆於緼櫛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緼櫛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

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追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

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火涌原泉韋昭曰漢德美

滿漫衍旁魄四塞雲尊霧散徐廣曰上暢九垓下沂韋昭曰漢德美

延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也重也沂流也延音延懷生

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

關咏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邇遠關廣也咏浮首惡湮沒

闇昧昭折日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昆蟲凱澤回首面內

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

皇昭曰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

鹿不鹿得音怪道采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道采瑞禾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謂獲白麟也

祭以犧雙貉共抵之獸徐廣曰音底駟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

招性也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駟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

羽辛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羽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山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何不

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

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墮杭休之以

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

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

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禪為讓也索隱曰爽猶

讓也言漢周進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有群生

義征不悖漢書音義曰上音馬公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

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巳

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帝

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陸

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

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

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謙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

幾也漢書音義大山之上無所亦各並時而榮成

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說者尚

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

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謂款

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

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米錯事猶兼

正列其義校筋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

進周也謙漢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

不可封禪為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

音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有群生義

征不愆漢書音義曰上司馬上請夏樂貢百蠻

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

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旦初顯符瑞而已

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徐廣曰以况愛上上帝

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陛

下謙讓而弗發也劫手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

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

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

曰文類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

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

質美以符瑞見意不可識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

幾也漢書音義太山之上無所表記亦各並時而榮咸

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卑代而絕也說者尚何和

於後而去七十二君乎大脩德以錫符奉符以

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

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

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

止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龍襲舊六為七

書昭曰今漢書增一乃舊六為七也據之無節徐氏曰據一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垂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

常為稱首者用此宜乎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

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

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

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

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也甘露時雨

厥壤可游滋液浚漑何生不有徐氏曰滋音色也嘉穀六穗

我穡曷蓄徐氏曰曷音何所蓄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我專渡之徐廣曰古而空作豐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收收

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收音是和類也能一化態馴象漢書音義曰是和穆勸言和且助有似君子蓋聞其

今觀其來歎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

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外采色炫燿

熿炳輝煌徐廣曰熿音晃輝音規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億載之

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止純反告之一寧明案漢書音義

表以符瑞章明其心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巒寄也巒山也

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少自歎遺

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工

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

禪肅然徐廣曰泰山在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

與五公之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諸晉文召天子於河陽之屬

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

反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於小失道己之憂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

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

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

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

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

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

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

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

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

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弗肯白辟陽

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

王詣上上悔命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

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

郡徐廣曰九江

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

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

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

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

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

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

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

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

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

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

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

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

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

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

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

謀以羣車四十乘

徐廣曰六車駕馬

反谷呂

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

多險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

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贛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

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贛曰官為大夫名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

蒲侯太子竒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得置後國除欲以

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士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已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

弘治三年 監生孫魯

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頴曰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舂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

朕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

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發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

徐廣曰嚴道有邛越九折阪又有中道邛置郵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

追其

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今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

輜車今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
三弟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
恭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
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
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
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
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
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
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
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

丞相御史送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五家

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

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

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

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怨乎

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

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

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而

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
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
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
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
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
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
不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
相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曲名將兵救淮南淮南
攻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宗惡而往來

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
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
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
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
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廣
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
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入逆王霸二聖
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

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
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
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
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
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
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
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
中訶長安徐廣曰訶伺候來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孫伯與淮南王共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臣盡力

市 故葉 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

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

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

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

愛三月不同席王乃佯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

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

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

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

自以為人莫及聞即中霤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

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

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刑獄囚徒丞唯王意不遣太子應連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

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

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

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

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

安擁關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

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

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

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

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

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

仁義見削其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

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

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圖

載之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廷

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

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

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

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

六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誥乎臣聞子胥諫吳

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

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露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

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

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

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千世列為三

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

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

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

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

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

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
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當
數一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口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
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
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
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奉
主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
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
臣再拜問曰且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
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

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種種百工
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
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剛五嶺攻百
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一書求女無
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
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
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
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
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
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甚早之望兩故

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二王德傳無窮
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
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
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
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而鑄消銅以為
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舩一船之
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
侯宗室大臣獨害民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
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
梁碭之間大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
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
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工之兵眾不能

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
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
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
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
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
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
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君死於東宮也如淳曰
東宮也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
階而去王有薛子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
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
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

惡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銀善兄弟數中

又死心時諸侯皆得

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

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甘交代之太子

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

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

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

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

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甘茶事下廷尉

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知善丞相公

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

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

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

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

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

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

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

如海曰廣謂極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

關

羌燧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關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

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
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
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
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平有恩
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
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
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伏
言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
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
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

復謂被曰以為難

定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宮貴也

身死升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

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且吳何知反

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

十餘人

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以

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史記卷五十五

十三

長

嘗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皇之口天下不通據
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
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
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擊詔獄
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
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
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
萬非直適戍之眾饑饉棘矜也徐廣曰大鑊謂之割音五哀反或曰大鑊也
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云云

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父不寧子兄不便第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
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
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
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
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
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
徵幸耶被曰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
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

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

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

髮膚故曰耐古耐字與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

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

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

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

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

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

使辨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傲偉什得一乎吾此

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

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楚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欲如伍曰詐作罪人而西也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

事大將軍丞相如淳曰發淮南兵也使人即

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物蒙覆其

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中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十石

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

盜衣竊案漢書音義曰平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

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

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

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

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縣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

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

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

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

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

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

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

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

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

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

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

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

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

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

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

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

議

徐廣曰諸都座就丞相共議也

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淮南王安其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

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

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

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

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

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刑削

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千八

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

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

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

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

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

曰被首為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

江郡

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

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

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

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

霍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
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刻慶死
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
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
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
置吏二百石以上如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
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
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曰
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
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
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
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
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其弟無采嫁棄歸
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
子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
母附王后王后以十吏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
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與傷王后假母者漢書
音義
曰傳
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
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
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
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去之王

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

子乃使

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朝車鏃矢

朝車

車出昔扶萌反刻

八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

丘等數

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

效淮南

士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

南已西

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

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

除前

俗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

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

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

作朝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之長安



